

- 關於蚩尤……………劉起鈞
- 魏晉南北朝的軍號散階化進程……………閻步克
- 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李治安
- 《墨經》“合、缶、宜、必”校詁……………楊俊光
- 《史記》倒文之謎……………李解民
- 《英藏敦煌文獻》定名商補……………榮新江
- 論《四聲篇海》……………張涌泉
- 明人文集題記……………趙萬里
- 宮調考述……………俞爲民
- 宛敏灝《張孝祥詞箋校》辨正……………辛更儒

文史

W E N S H I

二〇〇〇年第三輯 總第五十二輯

中華書局

文 史

2000 年 第 3 輯

總 第 五 十 二 輯

中 華 書 局 編 輯 部 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史.2000年第3輯總第52輯/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0
ISBN 7-101-02452-1

I.文… II.中… III.社會科學-叢刊 IV.C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58023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汪聖鐸

文 史

2000 年第 3 輯

總第五十二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0¼印張·379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30.00 元

ISBN 7-101-02452-1/K·980

編 委 會 名 單

主 編 宋一夫

編 委(依姓氏筆畫排列)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李家浩	吳榮曾
吳樹平	宋一夫	季羨林	周紹良	金開誠	岳慶平
俞偉超	胡平生	徐苹芳	袁行霈	陳金生	陳高華
陳祖武	陳鐵民	啓 功	張岱年	張澤咸	張傳璽
費振剛	曹道衡	崔高維	董乃斌	裘錫圭	楊牧之
樓宇烈	寧 可	閻步克	龔書鐸	汪聖鐸	

目 錄

✓ 關於蚩尤	劉起釪(1)
魏晉南北朝的軍號散階化進程(下)	閻步克(11)
✓ “聖相”李沆	
——君臣關係個案研究之一	王瑞來(21)
金代諸府節鎮城市錄事司研究	韓光輝(37)
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	李治安(53)
明代武舉研究	周致元(77)
《墨經》“合、缶、宜、必”校詁	楊俊光(93)
✓ 《史記》倒文之謎	李解民(105)
《英藏敦煌文獻》定名商補	榮新江(115)
《太平廣記》校勘劄記	《太平廣記》校注課題組 張秉楠執筆(131)
中國茶書總目叙錄(唐宋部分)	方 健(147)
《靖康稗史》暨《普天同憤錄》及其編著者等考辨	鄧子勉(169)
論《四聲篇海》	張涌泉(179)
✓ 明人文集題記	趙萬里(189)
宮調考述	俞為民(207)
論上古至秦漢時代的山水崇拜山	
川祭祀及其文化內涵	錢志熙(237)
《全唐詩補逸》誤補厲雲詩論證	曹 汛(259)

宛敏灝《張孝祥詞箋校》辨正	辛更儒(265)
洪邁詩文輯佚繫年(下)	凌文生(283)

讀
書
劄
記

申公巫臣有三子說	浦金瑞(301)
傅玄、傅咸、傅亮籍貫考辨	王茂福(305)
關於“洛州無影”	王邦維(308)
《續資治通鑑長編》點校本卷一至卷十校讀劄記	高紀春(310)

✓ 古籍發微	董楚平(36)
✓ 嵇康與山濤“絕交”說質疑	林家驪(52)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一)	牛繼清 張林祥(92)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二)	牛繼清 張林祥(104)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三)	牛繼清 張林祥(130)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四)	牛繼清 張林祥(178)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五)	牛繼清 張林祥(206)
《周書》校勘指瑕	高明(236)
蕭妃乎？蕭紀乎？	張亞權(264)

CONTENTS

1. About Chiyu Liu Qiyu
2.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ilitary titles as the scales of officials: Its process during the
Wei - Jin -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Part II) Yan Buke
3. The "great prime minister" Li Hang: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s Wang Ruilai
4. A study on the Lushi office of the Jin city governments Han Guanghui
5. A study on the Suzhenglianfang office (to supervise officers' honesty) of the Yuan
government Li Zhian
6. A study on the military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government Zhou Zhiyuan
7. Research notes on the *Mo jing* Yang Junguang
8. The mysterious up - sided characters in the *Shi ji*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Li Jiemin
9. The text titles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kept in the UK*: Some discussions and
supplements Rong Xinjiang
10. The collating notes on the *Taiping guangji* (*Taiping great collection of stories*)
..... Zhang Bingnan
11. An explanatory list of the tea books in China Fang Jian
12. Verifying the *Jingkang baishi* (*Non -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Jingkang reign*) and the
Putian tongfen lu (*Records of the universal indignation*) and its editor Deng Zimian
13. On the *Sisheng pian hai* (*Sea of the composition of four tones*) Zhang Yongquan
14. The colophons in the collections of works of the Ming writers Zhao Wanli
15. On the gongdiao (musical poems) Yu Weimin
16.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untain - river worship and rituals from the early time
to the Qin and Han Qian Zhixi
17. The poems of Li Ting: A mistake in the *Quan Tang shi buyi* (*Supplements to the all*

-
- Tang poems*) Cao Xun
18. Corrections on Wan Minhao's *Annotated ci poems of Zhang Xiaoxiang* Xin Gengru
19. The lost works of Hong Mai edited in chronicle (Part II) Ling Wensheng
20. Miscellaneous research notes Pu Jinrui Wang maofu Wang Bangwei Gao Jichun
- (Translated by B.W.)

關於蚩尤

劉 起 釔

蚩尤是中國古代東方部族的一個英雄，一個有名的宗神，關於他的神話很多，其中圍繞與黃帝涿鹿之戰尤多附麗。因古代喜將本族傑出的首領加以神化，因此才有很多神話。在文獻中，則《尚書》中的《呂刑》篇是記載蚩尤事迹最早的一篇，只是由敵對部族所記，所以是懷有敵意的貶損之辭，因而在歷史上給蚩尤造成了惡名。現按下列三項來認識蚩尤：

(一) 蚩尤爲九黎族君長，三苗族先王

《呂刑》篇說：“蚩尤惟始作亂，……苗民……惟作五虐之刑。”顯然蚩尤與苗民先後同屬的關係是明白的。而三苗爲九黎之後，見於《國語·楚語》云：“昔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解：“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呂刑》篇“苗民弗用靈”下《孔穎達疏》云：“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都是說三苗確爲九黎之後。而“九黎之亂”使少皞衰亡，九黎之君蚩尤自然就據有少皞之地，《逸周書·嘗麥篇》遂說上帝“命蚩尤宇于少昊”。這些古史傳說長久傳下來，見於載籍，《國策·秦策》“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注云：“蚩尤，九黎氏之君，好兵也。”《呂氏春秋·蕩兵篇》“人曰蚩尤始作兵”高誘注：“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呂刑》篇《釋文》引馬融釋蚩尤亦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僞《孔傳》也說：“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大抵文獻中承舊說肯定蚩尤是九黎族的君長。三苗爲九黎後代，自然蚩尤爲三苗族的先王，才有《呂刑》篇蚩尤與苗民前後相承的記載。

使人困惑的是，後世只知道苗族在南方，而與黃帝在涿鹿作戰的蚩尤則在北方，爲什麼他們成了一家呢？其實這正說明九黎——三苗之族原在北方，殷亡以後才被周人迫遷到南方的。關於苗族自北向南遷將另文討論，此處專叙有關蚩尤的資料，故不多及苗民。

(二) 神話中的蚩尤

因神話中，所包含史實素地既爲史籍取材的來源，而神話又對後世影響大，故須先理清

蚩尤的神話資料。蚩尤神話由來已久,而其要者收錄在神話全書《山海經》中。其《大荒北經》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大荒東經》云:“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郝懿行《箋疏》〕云:“《史記·五帝紀·索隱》引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即此。黎犁古字通。”袁珂《山海經校注》云:“唐王瓘《軒轅本紀》(見《雲笈七籤》卷一百)云:“(黃帝)殺蚩尤於黎山之丘。’說本此。”〕又《大荒北經》亦云:“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又《大荒南經》云:“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為楓木。”(郭璞注云:“蚩尤為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為楓也。”)

關於所說黃帝殺蚩尤之地,袁珂考定共有不同的四說。其《大荒東經》“凶犁土丘”條《校注》云:“蚩尤被殺之地,或又傳在南方(此處舉《大荒南經》“有宋山者”條為例),或又傳在東方(此處舉《歸藏啓筮》“蚩尤自羊水”條“殺之於青丘”為例,以為“青丘者,東方地名也”),或又傳在中冀,《周書·營麥篇》云:‘蚩尤乃逐帝(赤帝),爭于涿鹿之阿(原誤河),赤帝大慄,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然《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傳戰執尤於中冀而殊之,爰謂之解。解者,宋之解州,今山西之解縣也。’沈括《夢溪筆談》卷三云:‘解州鹽澤,滷色正赤,俚俗謂之蚩尤血。’則解州雖不必如《路史》所附會之中冀,後世固亦有蚩尤被殺於其地之神話也。蚩尤被殺之地,於不同之諸說中,要以冀州之野即涿鹿之阿為近正。”

以上為蚩尤故事犖犖大者之見於《山海經》者。袁珂《校注》作了不少補充。其《大荒北經》注云:“關於黃帝與蚩尤戰爭之神話,古來傳說多端。較早者有《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登,黃帝殺之於青丘。’其後《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龍魚河圖》(按《五帝本紀·正義》已引此)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服。’(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錄引此文,後半有刪節。)……《御覽》十五引《黃帝玄女戰法》云:‘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御覽》十五引《志林》(晉虞喜撰)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命風后法斗機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通典·樂典》云：‘蚩尤氏帥魍魎以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述異記》雜叙蚩尤軼事云：‘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鬚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觸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觸。漢造《角觝》，蓋其遺制也。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俗遂為立祠。”

以上所錄，顯然增添了些漢魏以後道教的神怪庸俗傳說，但仍然保存了不少先秦所傳下的東方部族熱愛和頌揚蚩尤的資料，通過神話方式渲染得更生動。因而北方民間一直保持着對蚩尤的尊敬、敬畏、敬佩之情，上面資料中所見這類記載不少，有些地方甚至故意奚落黃帝，表示蚩尤為比黃帝更英武更傑出的帶有神性的英雄人物。

可是敵對之族總要對蚩尤加上許多貶抑、詆毀的話，上引神話中這種詆毀的話已迭見，他們還要繼續貶抑，即使在承認他特殊地位時仍加詆斥。袁珂《大荒南經》“楓木”條《校注》有云：“《路史後紀四·蚩尤傳》於記蚩尤被殺後，復說云：‘後代聖人著其象於尊彝，以為食戒。’其說當有所本。羅莘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為貪虐者之戒。其狀如率為獸形，傳以肉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大荒北經）引《博古圖》略同此說〕。揆其所說，殆饕餮也。《左傳·文公十八年》云：‘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甦；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蚩尤即是此緡雲氏之不才子饕餮，乃大有可能也。……《北次二經》云：‘鈞吾之山有獸焉，其狀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言如嬰兒，名曰狍鸲，是食人。’郭璞注云：‘為物食，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也。’《圖讚》大體與注相同，惟於‘食人未盡’下作‘還自齧割’。則尤形象生動而達意。郭注狍鸲即饕餮，當有古說憑依，非臆說也。……《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與狍鸲、饕餮之貪，義固相應。故古以蚩尤比於狍鸲、饕餮之獸而著於鼎彝，非無因也。……果蚩尤即饕餮之說可以成立，則前代統治者於蚩尤之嫉惡詆毀，亦已甚矣。”

（三）史籍中的蚩尤

（1）先秦史籍：《呂刑》是記蚩尤史事最早的一篇，因為是成於作為華夏集團主體的西方姬姜二族中的姜姓族之手，與東方的蚩尤九黎族為敵對之族，因而簡單的記了蚩尤和苗民句，却充滿敵愾之情，全是貶抑和詆毀的話，說他們作亂，寇賊姦宄，制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等等。與《呂刑》基本同時保存了西周資料的有《逸周書·嘗麥篇》〔此篇情況見拙撰《尚書

學史》三章4節之(二)“逸周書篇目情況”《嘗麥》所記禮制與《顧命》相近,亦知其為西周資料。該篇云:“王若曰:宗擯大正,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少昊,以正四方。可□□上天未成之憂,蚩尤乃逐(赤)帝,爭于涿鹿之阿(原誤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力流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帥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這雖是史籍,所記仍是從神話開始,說是“昔天之初”由上帝任命赤帝、蚩尤二人“以正四方”,結果蚩尤要獨霸而趕走赤帝,赤帝請黃帝殺了蚩尤。仍用原先被蚩尤所伐滅的少昊族中一個叫清的人來撫有少昊原地,維持了秩序不亂。但這裏開頭說“命蚩尤宇少昊”,還不是故事的開始,其開始還在蚩尤滅了少昊而據有其地的時候。這就由春秋時的另一部史籍《國語》追記了其事。

《國語·楚語》說:“昔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韋昭解:“九黎,黎氏九人也。”董增齡疏:“《漢郊祀志·注》孟康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也。’是九黎之族作亂,才使少皞亡,九黎之君蚩尤據有了少皞之地。所以才有《嘗麥篇》所說的上帝‘命蚩尤宇于少昊’。當時蚩尤率領九黎作亂,不只是占了少皞之地,還破壞了原有的宗教秩序,《楚語》記明:‘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禍災薦臻,莫盡其氣。’後來‘顓頊受之’(韋昭注:‘少皞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就是說經過顓頊的整頓,恢復了原來的宗教秩序。但是接着“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這就是《呂刑》篇所着重責備的“三苗復九黎之德”後的那許多“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的“罪行”。

先秦還有文獻也記載蚩尤的事,其中有基本同於上述敵視蚩尤的觀點或者未提出不同觀點者,如《國策·秦策》云:“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又《魏策二》云:“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這都是姬姜族傳統的看法。除補遂族屬不詳外,驩兜則據《大荒北經》說是苗民的祖先,所以這是說黃帝伐了蚩尤,堯、舜繼續伐其後代。《秦策》注云:“蚩尤九黎氏之君,好兵也。”蚩尤好兵成了先秦有名傳說,見於《世本·作篇》云:“蚩尤以金作兵器”(《初學記》、《御覽》皆引)。又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路史》引)。《管子·地數篇》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呂氏春秋·蕩兵篇》云:“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高誘注:“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張澍輯《世本》按語云:“《路史》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太平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作兵。’又按《太白陰經》:‘伏羲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兵,蚩尤以金為兵。’是兵起於太昊,蚩尤始以金為之。《管子·地數篇》:‘蚩尤受葛盧山之金而作劍鎧矛戟。’《春秋玄命包》:‘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捲,手也,手文威字也。’尚有《大戴記·用兵篇》云:‘公曰:‘蚩尤作兵

歟？’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愾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興之喪厥身。”王聘珍《解詁》云：“蜂蠆挾螫，譬蚩尤也。”這是對蚩尤加了更多的詆毀，對其作兵器事加以貶抑。

先秦更有一些文獻不是站在敵對立場誹謗蚩尤，而是同情、頌揚蚩尤。如《管子·五行篇》云：“黃帝澤參，治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戴望《按正》云：“謂知天時之所當也。”按，此似爲黃帝六相之第一相蚩尤的職掌，按天時以當全局之政，其餘各相各當一方面之政。可見蚩尤成了黃帝最重要的一位首相了。這和上文所錄的各種資料是完全不同的，他如《越絕書》、《計倪內經》等都持蚩尤爲黃帝重要臣正之說。這是推重蚩尤至高的一說。還有，雖然也說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却譴責了黃帝。見《莊子·盜跖篇》云：“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下文重複譴責之云：“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陸德明《莊子音義·盜跖篇》：“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也。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與黃帝合謀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古之天子。’”這把《嘗麥篇》所說的上帝改成了炎帝第八世榆罔，把與赤帝爭王改成了與榆罔爭王。這是故事流傳變異常有的現象，只是把本來敵視蚩尤的傳說，在敘述中轉變成不那麼敵視了，至有稱其爲“古之天子”之文。

《高祖本紀·集解》錄應劭引《左傳》曰：“帝戰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此在《左傳》何年尚待查，於《僖廿五年》有云：“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同一史事而非同一文件，要看先秦與蚩尤有關史料。

《逸周書·史記解篇》有云：“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戮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志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獨鹿即涿鹿。梁玉繩《史記志疑》以爲此阪泉氏即蚩尤，甚確，是說有人指責蚩尤好兵而逞武以至於亡。另有一則好兵逞武而亡的資料，見《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三引《六韜》云：“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以亡也。”顧頡剛師《讀書筆記》三卷 1529 頁云：“這煩厚氏不知何代帝王，似僅此一見。觀于其亡于涿鹿之戰，則煩厚殆即蚩尤之異寫乎？”此顯有可能，則蚩尤既另稱阪泉氏，又另稱煩厚氏，皆以好兵逞武而亡爲其特色。

以上是先秦有關蚩尤的資料（偶附一兩處後世注解先秦資料之文），大多是源於黃河上游姬姜等族敵視黃河下游九黎族的資料，也有一部分是黃河下游民間對蚩尤懷有好感敬重崇拜的資料。

(2)進入漢代以後的史籍:大都是作歷史的敘述,只有少數宣揚了神話傳說。首先是《史記·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集解》:“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索隱》:“按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非爲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本紀》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神話中那許多神異的事淘汰了,但“戰於涿鹿之野”,“禽殺蚩尤”。這根本史實却保存了。又《殷本紀》所載《湯誥》有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索隱》云:“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黃帝滅之。”

黃帝滅蚩尤之地涿鹿所在,《五帝本紀·集解》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索隱》云:“或作濁鹿,古今字異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按,上谷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縣境東南。《集解》又云:“《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闕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又《史記·封禪書》云:“齊……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索隱》:“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也。’”而《雲笈七籤》引《軒轅本紀》云:“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閔之,令葬現首冢於壽張,其肩髀冢在山陽,其髀冢在鉅鹿。”顧師《讀書筆記》十卷 7856 頁云:“按山陽、鉅鹿、壽張皆在東方,其事雖不可信,而其爲東方之傳說則可信。”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51 頁在引《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縣“蚩尤祠在西北沛(原誤涑,依王先謙校改)上”及《皇覽》之文後說:“壽良爲今山東東平縣,壽張仍即壽良。……蚩尤這個人是一位失敗的英雄,他所屬的東夷集團沒有給我們留下寫成的歷史,我們所能依據的不過是華夏集團中所留下的傳說,所以他就不公平地受到後人的唾罵,不能參加此後所整理出來的聖帝明王的系統。可是因此,他的祠堂和墳墓不見得有人去附會,所以反倒是比較可靠的。在他失敗的兩三千年以後,他的傳說,在那裏還是那樣地烜赫,他同當地的人民就不能沒有很深的關係。”

另一西漢文獻《鹽鐵論·結和篇》云:“軒轅戰涿鹿,殺兩皞、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徐旭生由唐蘭告知此一史料後,即在其《傳說時代》書中 53 頁釋之云:“兩皞,指太皞與少皞兩氏族。涿鹿之戰,二氏族與蚩尤在同一戰綫上作戰,足證其屬於同一集團。”《鹽鐵論》此處之文,似客觀地敘述黃帝與兩皞、蚩尤的涿鹿之戰。但終不掩對蚩尤軍容的贊揚。

把勇敢善戰的趙國名將李牧的軍隊贊美它同蚩尤之兵一樣的英武。

東漢名著王充《論衡·非韓篇》云：“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智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又《寒溫篇》云：“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洶洶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蓋針對“君怒則寒”而發）。”又《變動篇》云：“《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此皆逕以《呂刑》所載苗民之刑為蚩尤之刑。又《譴告篇》云：“周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蔑甚焉。’”這就是上所引周穆王“前任蚩尤之刑”。這些都是華夏族對蚩尤懷有偏見之辭。

東漢末鄭玄之說，由《孔疏》引之云：“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道出了蚩尤曾霸天下的歷史事實。

又《周禮·肆師》職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玄注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賈疏》：“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是蚩尤與黃帝並祀爲師祭之神。

西晉初皇甫謐《帝王世紀》談古史語多不經，往往杜撰無據，甚至道教庸俗神話，但亦有據冷僻之書或在他身後又已失傳之書，自然不可輕易相信，可作爲某個方面參考資料。《類聚》卷十一及《御覽》卷七九引《世紀》云：“黃帝……又徵諸侯，使力牧、神農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丘。”《群書治要》卷十一引其文云：“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這些叙於神農之世。其叙於黃帝之世者，有《書鈔》卷一百三引其文云：“昔蚩尤無道，黃帝討之於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之，黃帝乃立請祈之壇，親自受符，視之，乃昔者夢中所見也，即於是日擒蚩尤。”又《五帝本紀·索隱》引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書鈔》卷十三引云：“黃帝伐九黎。”《事類賦·注》卷十一引云：“黃帝殺蚩尤，以其皮爲鼓，聲聞百里。”《續漢書·郡國志五·注》引云：“（涿鹿），黃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黃帝祠。《世本》云：‘在鼓城南。’”

又崔豹《古今注》云：“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又云：“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崔述《補上古考信錄》辨其妄。（《四庫總目》謂崔豹書久亡，後人取後唐馬縞《中華古今注》所襲用《蘇氏演義》資料僞託而成。）

東晉偽《孔傳》云：“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唐《孔疏》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此處錄“神農氏世衰”至“咸尊軒轅為天子”一段），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楚語》曰（此處錄“少昊氏之衰也”至“使復舊常”數句），則九黎在少昊之末。……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為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如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存，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

宋劉恕《通鑑外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弗能征，……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命，軒轅徵師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禽蚩尤，戮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原注”引錄了有關蚩尤資料十餘則，皆見上文。其中在引《龍魚河圖》“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全文後，繼云：“或曰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食鐵石，軒轅誅之。”《外紀》所錄基本如《史記》之文，惟後半部錄用了《志林》《述異記》中蚩尤作大霧的神話，又將原來說黃帝對付的方法“法斗機以別四方”，改用了《古今注》的“作指南車以示四方”。

宋代另一部集漢代緯書以來古史說大成的羅泌撰的《路史》，妄說甚多，然而書中亦有接近古史事實的記載。比《帝王世紀》往往價值要高。《路史後紀四·蚩尤傳》，所記有關蚩尤史事，全文錄載了陸德明《莊子音義·盜跖篇》之說，亦以炎帝的第八世榆罔“分正二卿，命蚩尤字于小顓（即少昊）以臨四方”。結果“蚩尤產亂”，受到黃帝誅殺。接着說：“後代聖人著其像於尊彝。”（見前神話資料）以其子羅莘名義寫的注文說：“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此書有很大一錯誤，即在羅莘注文中依《陰經遁甲》說云：“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把相反的敵人說成是一家。他們根本不了解古代民族情況，炎、黃二帝之族即姜姓、姬姓之族與東土夷、黎等族是長期敵對之族。他們只根據史料中有說蚩尤是炎帝之臣、或說神農之臣，就誤會蚩尤為姜姓，為炎裔，是完全錯誤的。

由以上紛繁的資料，看得出蚩尤在中國古史上的地位。我國古代黃河上游以姬、姜兩族為主體的早期華夏集團，和黃河下游以鳥夷族為主體及與之同盟之族如九黎族等所形成的東夷集團，長期對立衝突，相互激蕩交融，在歷史上各自產生了傑出的領袖，西方如黃帝、炎帝、大禹、伯夷、后稷等，東方如太皞、少皞、蚩尤、顓頊、堯、舜等，各自有其烜赫的事跡留在歷史上。其中蚩尤在軍事上尤為傑出，至有“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之說。及至春秋戰國之世，黃河上游下游各族以及整個華夏大地上或南或北各族經過長期激蕩交糅終於融合成新的統一的偉大的華夏族之後，黃帝被共同尊奉為全族的始祖，各族的宗神和祖先都被編排成黃帝一系的分支，構成一完整的血緣體系。但獨獨蚩尤因為是全族始祖黃帝長期勁敵，而且

他的後裔苗族竄逐到南方，當時尚未加入到華夏大家庭，以致蚩尤獨未被編入黃帝血緣系統的分支裏面，不能像其他各族宗神一樣被承認為古帝系統中的一帝；而且由於古代典籍流傳至後代的，都是形成於姬、姜族為主體的周代，因而出於民族敵愾，大都對蚩尤肆行詆毀誹謗，使後世看到的全是對蚩尤懷有偏見的惡意中傷，因而一般就把蚩尤看成是反面人物。無論神話傳中或史籍記載中大多數是這樣。但蚩尤實際在華北東方各族中威望甚高，民間一直對蚩尤懷有好感，保持尊敬、愛戴、敬畏之情。據前面資料所載，當他剛戰敗被殺後，其族衆起而相抗，如《龍魚河圖》所說的，蚩尤歿，天下擾亂，黃帝只好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以爲蚩尤不死，才安定下來。其後歷世相傳，各地相繼出現蚩尤神，甚至蚩尤骨，蚩尤齒，解州有蚩尤血，民間有蚩尤戲，地理有蚩尤川，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漢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爲立蚩尤祠，壽張縣有蚩尤祠及蚩尤墓，且民稱其墓上有赤氣爲蚩尤旗，山陽、鉅鹿亦有蚩尤墓。顧師《讀書筆記》四卷 2202 頁記齊都營丘（今山東臨淄）亦有蚩尤祠，等等。可見蚩尤威望始終顯赫於廣大區域。《史記·高祖本紀》載秦始皇死後，陳勝首倡起義，各地紛紛殺地方官響應反秦。沛邑也殺沛令，立劉邦爲沛公。沛公就職即先舉行祭祀黃帝、蚩尤的大典於沛庭。作爲華夏族，當然祀始祖黃帝，竟以蚩尤與之並祀，《集解》引應劭解釋爲“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顯然並不只是如此，在衆多古帝中，獨獨祭祀黃帝、蚩尤二先帝，顯然劉邦等承北方民間信仰，尊奉蚩尤，才以之與黃帝並祀的。《史記·封禪書》除記載劉邦“爲沛公，則祠蚩尤”外，並載：“後四年，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可知他是特尊奉蚩尤的。再看《史記·酈生列傳》云：“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頌揚漢兵盛況，竟以“此蚩尤之兵也”稱譽之。與戰國名將李牧率兵揚威漠北，被贊揚爲“蚩尤之兵也”，後先輝映。可見當時人心目中，“蚩尤之兵”的神武，蚩尤本人聲望的崇高，到了人人景慕的地步。這是自傳說時代迄於漢代幾千年間蚩尤的神話宣揚和歷史事實的傳說所得的結果，他成了歷史上與黃帝並峙的巨人。

《古史辨》第七冊上 206 頁楊寬文舉《國語》謂蓐收乃“天之刑神”，因而謂“蚩尤之爲刑神可無疑也”。以《呂刑》篇之蚩尤、苗民“作五虐之刑”爲說，並舉《大荒南經》“蚩尤所棄其桎梏之謂楓木”爲證。其舉證雖牽強，然以蚩尤倡“五虐之刑”被奉爲刑神則有可能（古者兵刑無別，蚩尤以好兵爲其特色，自亦可以好刑爲其特色）。此外蚩尤尚有爲戰神、爲兵神之說，《封禪書》載齊八神，其三兵主爲蚩尤，是蚩尤被奉爲兵神。顧師《讀書筆記》五卷 2782 頁在引錄《周禮·肆師》鄭注之後云：“此可見蚩尤與黃帝同爲戰神，不易分別。”是由先秦迄漢，蚩尤確已被奉爲戰神，亦由其傳說中這種特色影響而成，所以蚩尤之爲戰神，在歷史上是形成了的。

這裏有必要附帶辨明一次訛傳的黃帝與赤帝的阪泉之戰（見《大戴記·五帝德》），再說而